

壯遊八十年(一)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陳廣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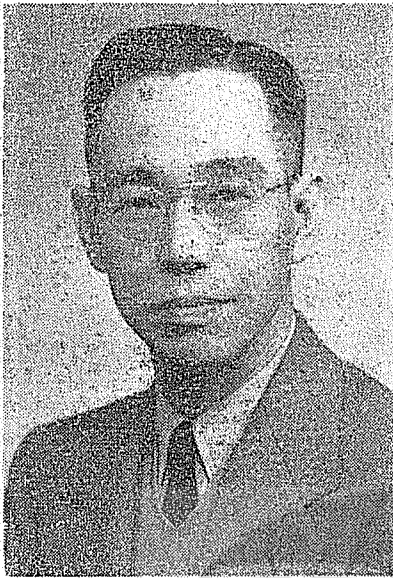
(本文另有圖照刊56、57頁)

有書讀，有工做，有朋友可交，有世界可遊的八十個年頭：

目觀中華民國在驚濤駭浪中，憤怒掙扎。喜國民政府在雷電交加中，顯露尊榮。

生在江淮港汊之間

八十年前，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六日(陰曆五月廿八日辰時)我出生於江蘇省揚州府江都縣之



本文作者陳廣沅教授早年在浙贛路任職時的照相。

仙女廟。

揚州景物，最稱綺麗，古人詩有：「綠楊城郭是揚州」，「二分明月在揚州」，「烟花三月下揚州」，「春風十里揚州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這些美麗動人的詩句，對揚州的歌頌和讚譽，說明了蘇杭尚未繁榮之前，揚州早已成為東南名勝之鄉，風景區瘦西湖有隋煬帝「迷樓」遺跡，傍瘦西湖而立之五亭橋，上五亭下四翼，環橋有十二孔，月滿時一洞一月影，風景如畫。世界上人工開成的最長水道我國運河，流經揚州部份，舳舻相望，檣帆如林，為溝通南北之大動脈。

江都縣仙女廟是一個大鎮；與河南之朱仙鎮，江西之景德鎮，廣東之佛山鎮，合稱爲中國之四大鎮。前清曾國藩征洪楊之亂時，設立徵收盤金處所的第一個地方，就是仙女廟；他把來往貨物值百抽一以助軍餉。由於此處辦理的成功，別的州縣也跟着增設征收所。所以仙女廟是長江以北一個商業繁盛的大鎮，一九七七年大陸消息：中共已將江都縣政府衙門由揚州城內移至仙女鎮。

仙女鎮位於江以北，淮以南，許多港汊之間，船隻來往，商賈雲集：米是出口大宗，木是入口大宗，南北運河橫穿黃河淮河河流經洪澤湖、高郵湖、邵伯湖，合入揚州東關

之邦溝而至瓜洲入揚子江。淮河入洪澤湖後，南流者經邵伯湖後除邦溝外另有四大支流，最東者經過仙女鎮，河中有一沙洲成魚形，頭北而尾南，曰中洲，我即生於中洲之北頭。中洲向東有橋通仙女鎮之市中心曰三關子，向西又有一橋曰七關子。三關有三孔，七關有七孔。兩橋之間有市面曰中洲街，兩邊有店面甚多。這地方就是我幼年活動之所。如由仙女鎮去揚州，須要經過六條大水道。這些大水道都由北向南流，入揚子江；鎮上人統稱外江。

由邵伯湖出來，還有一條水道，不向南流而宛轉東行直接入海。這條河先向南行，到仙女鎮而折向東行，鎮上人稱內河；內河與裡下河各縣之河道相通。裡下河出產的米運經內河而圍集於仙女鎮。內河與外江之間設有若干壩，如車邏壩、昭關壩，將它們隔開，兩邊水面有高下而不通。如夏天水漲，潮汐時外江水倒灌入運河而入湖，湖濱諸縣田畝受水災，則相機開壩將外江水放入內河宣洩，裡下河一帶受災。這完全視當時河官之公正判斷決定開壩與不開。開則下河受災，不開湖濱受災。所以開大水時，兩邊鄉間農人聚衆集壩力爭開與不開。南通張謇主持河工時曾身當其衝。仙女鎮上即有一壩將內河與外江隔開。我們當地人稱此地曰壩頭上，至於叫什麼壩就不得而知。在我鄉居十幾年從未聽到要開這個壩。

不過這個壩頭上忙極了。內河的米要運到外江出口非在此過壩不可。外江的木頭要運到內河以應裡下河諸縣之建築房屋橋樑之用者亦須在此過壩。熱鬧時走路須小心，不要碰到挑米的和抬木頭的。所以鎮上人收入甚充裕，飲食店、布店、烟紙店、什貨店，應有盡有，而生意都甚興隆。

米木交流商賈雲集

裡下河的米農將米運到仙女鎮交給米行，脫手後就向木行購木。木行是中間人，他們囤積木頭的木廠有來往。他們將米農帶到木廠選木頭，選好交易成功後，即雇扛夫將木頭水運到三關子左近的壩頭，將木頭抬過壩或裝船或代做成木排，乘水流運入裡下河。木廠的木頭是由江西、福建、浙江用木排運來。

所以仙女鎮上有江西人、寧波人等外省人，而尤以寧波人為多，他們除經營木頭外，還在仙女鎮雇貧農養鴨子做成板鴨，運出口。他們又做大量的香腸出口。他們的生意做得大，賺得多；為表示他們的生意興隆起見，在鎮上造了一所會館，畫棟彫樑，磚牆石地，供聖母，求保其行船順利，每年舞台演戲，四鄉民衆來會館看戲，並在會館旁造屋容貧苦的人暫居，遇有死亡無以為殮者，並施捨棺木俾入土為安。種種措施甚得土著人士歡心，因而與當地人相處頗為融洽。

這種四通八達之區，商業繁盛，民生優裕，宜出些人才為國家服務。本來鎮上有七大家族，即江史凌王旋趙梅七姓，我們小孩子就聽到「將死臨亡旋倒壽」所以至今還記得這七姓。至我小時七姓中祇有凌王史梅有後裔，而凌王最昌，史梅已不能支持。凌家有一個國會議員凌仁山，有一個優科拔貢凌竹君，下一輩出了一個中學教員一個小學教員一個郵務員。王家出有兩三個鄉紳，其餘我知道的有一個舉人嚴聘卿，兩個小學教員錢繼榮兄弟。凌家王家有田，每年以租米收入

為大宗，是鎮上首富。他們家的住房都是銅牆鐵壁般堅實，天井上面都有鐵欄圍蓋住，盜賊不得下地。這鎮上究有多少人口呢，那我簡直不知道，就我自己估計，大約一千多戶人家，每家五口計，不過五千人罷。平生沒有聽說有過人口統計，究竟有多少人就不得而知。

街道除中洲街外，鎮中心有一條長街，大概有半英里長，東西橫臥，南北兩邊商店密集。與此平行者在南有新街，約有一半長，在北沿河有河街，在南岸多係水菓行、竹篾行、木匠店、鐵匠店等手工業。

在內河北來折向東行處有釐金征收所的大衙門。在北岸多係米行，河下停泊的都是由裡下河來的運米船。由南岸到北岸有五個擺渡同時運行。在極東頭有一大橋，甚高，中間一截可以由人工拉開，以便大的桅船行駛。我一年要走幾次，有時站着看人工將它拉開，等大船走後，他們又將它合攏。那工人既要有力氣又要又有經驗，可以說是專家，不是尋常職業。

官廳呢？除釐金征收所外，有一個萬壽司，是一個縣政府以下的巡檢官，專管地方治安事務。設在新街東頭一個萬壽宮內，這宮甚大，除有前廳大廳以及後院住官眷外，兩邊尚有羣房供諸執事之用。裏面也常審案，看見大老爺坐在公堂上，兩邊紅黑高帽分立，甚有威勢。有時看見兩個差人揀着一個犯人伏臥在地上，另有一個差人拿長板子在打犯人的屁股，還有一個差人在數打的次數。犯人伏在地上哼着或高喊「大老爺高陞！」就像戲上演戲一樣。後來看施公案影公案上欽差審案的描寫，在我心目中就以此為模型以助想像。

我生在仙女鎮中洲的北頭，靠近中洲街。我們祖上是江南丹陽人，先祖煥文公（字筱泉），扶夫人攜子女渡江北來逃避洪楊大亂，就暫租一個姓冷的木行後進住，這木行叫冷連記木行，老

板名冷懷璧，小老板冷吉田。這房子共有三進，頭一進供做木行生意之用，中進供其家人住居之用。朝東高爽。我生時祖父父母尚在，我父共有弟兄六位姊妹一位，他老六最小。老大茂松公幹錢店的，住常熟之滄浦。老二茂柏公早故，其寡妻由我父留養。老三茂桐也是幹錢店的，住仙女鎮河北一家米行後進。老四茂梓公早故，四伯母自居娘家。老五早故，五伯母隨三伯母過活。我父名治字平齋有治國平天下之志，在蘇州開綢緞店，不常回來。我母就侍奉翁姑並留二伯母及其幼女幫忙。一家五口靠祖父及父親營生為活。倒也過得安頓。我生三歲祖父去世。後來吾母告我當時孝堂上人多，只見我一個小矮胖子跑來跑去，大家歡喜，吃飯時，大伯伯塞一塊肉在我嘴裏，三伯伯塞一口飯在我嘴裏，好玩得很。祖父葬後，諸孝子賢孫都各歸住所，我們家祇剩五口。房子是三間兩廂式。三間之中間一間為堂屋，上面供天地及祖宗，并設佛堂；也就是一家起坐室及飯堂。母親和我住左房，祖母住右房，二伯母攜其女住左廂房。右廂房是廚房，廚房有後門通火巷並外通大街。佛堂後面又有一個門通四面有牆的天井，中堆垃圾及糞缸。用了一個女傭人，做做粗活，她就睡在祖母房裏。

家庭生活儉樸簡單

生活極其原始亦極簡單，但頗費周章。一日三餐就得要柴米油鹽醬醋茶，而尤以水為最重要。水要雇人將河水挑家來，儲在水缸裏，這水是由黃河淮河而來，水中含沙泥甚多，須用明礬沖入，使泥沙雜質沉淀，然後方可使用。每早起來，第一件事先到賣水的人家（上海人叫老虎灶）買溫水及開水各一壺，溫水洗面，開水泡茶。早飯多半是用昨天的剩飯加水煮成泡飯。要煮就得要起火燒蘆柴。蘆柴由柴篷中買來。柴商在長江邊購入蘆葦曬乾，堆集成山，以便分銷各用戶。柴篷

怕火，天乾偏容易失火，失起火來，光照數里，蔚成奇觀，大家都奔去看救火熱鬧，中午吃米飯，常菜就是青菜豆腐，偶爾加點小葷、炒蛋、鹽蛋、黃魚，甚少吃肉，就是吃也是吃些最尋常的炒肉，加些時菜在內，如芹菜絲、豆腐干絲、黃芽白絲、青椒絲。吃雞吃鴨是很不尋常的事。牛肉根本不進門。有遠客來，就得燉雞、紅燒魚頭，青菜獅子頭。父親偶爾回來，母親就忙着弄好菜，煨蹄膀、燒獅子頭之類。晚飯一向是稀飯。有客或父親回來，纔有乾飯吃。這些菜的原料如豆腐、乾子、醬油、醋、鹽、糖等就在中洲街上買到，甚為便利。特別的菜就要到鎮中心大街去買，那裏的東西既新鮮又多。我到六、七歲時就跟着母親上街買菜，所以對菜的常識很豐富。買米、買柴、買油都是大事，要親自去米行挑選講價；去柴篷看乾濕講價；去油坊用大罐裝好回來。大米行在內河北岸，大柴篷在中洲尾梢，大油坊在大街的東頭尾，都離家甚遠，好在幾個月纔去一次，我也可以藉此跟着逛遊街。晚上都點煤油燈，燈罩要每天擦，燈油要每天裝。買煤油又是一件大事，五加侖一桶買回來慢慢用。這些事都是細碎費時而擾人清興的，但每天非做不可。如拿美國生活比，一切吃的用的在大菜市買回來，點燈燒水都不過一舉手之勞。其相去真不啻天壤。至於洗澡更是大事；夏天裏就可由老虎灶買水回來洗，冬天還要買木炭生火盆。所以夏天不妨天天洗，冬天則每每挨到十天八日或者幾個禮拜洗一次。大家如此亦不以為奇。男人家可到公共浴室去洗，很溫暖舒適；我的鄰居老人常帶我去洗，我覺得還不錯，許多人以此為享受。衣服很少穿新的，過年有一個新帽子和一雙鞋子，就喜歡得了不得。

仙女鎮是魚米之鄉，四面河汊中出魚甚多。有鯽魚、鰱魚、白魚、鱒魚之類，但我不喜歡吃魚，怕卡（魚骨頭），有時魚骨頭刺入喉頭久不

出來，弄得非常苦惱，所以就根本不吃。二伯母的姑娘就是我的堂姊常常將刺去掉餵我吃魚。但我很喜歡吃蝦，常有鮮蝦到家門口來賣，都是活的。家裏人喜歡吃河豚魚，說是鮮美異常，但弄得不好就會被河豚魚的毒毒死了，時時聽人家說某人吃河豚魚死了，但吃的人蠻不在乎，照舊在吃，吃着吃着還說「拚死吃河豚！」

我是前清光緒廿四年生的，那年是一八九八戊戌年，也就是戊戌政變，光緒被囚於瀕台，西太后又垂簾聽政的一年。那時中國正在洪楊捻匪之後，外國天天要逼着瓜分中國的時候。一八九四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大敗於朝鮮，即將臺灣割讓於日本，一八九六年俄國騙取中東鐵路建築權，德國佔領膠州灣，法國割取安南後，復得廣西雲南之路礦權，岌岌不可終日。我兩歲時就是庚子年八國聯軍進北京，太后光緒蒙塵，辛丑條約（一九〇一）後俄國更大佔東三省土地！真正是天地翻覆的大時代。殊不知仙女鎮處在天地之角落上什麼也破不了牠的沉靜，我小時就沒有聽見人家講過外國人的話；祇聽老年人說紅頭（太平天國）如何殺人不眨眼，如何姦盜邪淫，說得小孩子們驚驚怕怕的有時蒙眼大哭。小孩子鬧時，大人就說紅頭來了，他們就嚇得不哭了。沒有聽到人家用紅毛藍眼睛嚇唬孩子的。足見鄉僻之隅交通不便，消息不通。如果在現在的話，一聲砲響全世界登時聽到了。那時的中國真正是麻木不仁。

鄰家就讀成了東牀

我那時的私塾就在隔壁王家。王家的房子朝南，我們家朝東，兩所房子正成直角。王家是木行，裡下河有木廠，在仙女鎮中洲上是一個大戶。他家房子甚大，頭一進是門廳，三間兩廂，東間連廂房是帳房，西間是書房，請了一位西席教子弟讀書。他家有五個兒子三個女兒，老五最

小，有幾個孫子，同老五差不多年紀。這位西席祇教三四位學生。大概我最小，是一個附從的學生。那時開始認方字讀三字經並寫仿。每天坐在書房裏坐兩三小時回家。

王家老祖父逝世，我到過他家吊孝，由大門走進去，先入門廳，經過一個天井，進一個大廳，再過一個過道及一個天井，再入內廳。靈柩停在內廳中間。每七有佛事，六七舉行祭禮，我站在門口看，就像看戲一樣。有人站在大廳上高聲叫晉香、晉爵、晉香、晉爵等，每高叫一次，即由年青穿禮服者手捧托盤，盤內或香或爵，盤旋繞轉，終獻於靈前，如是者延至四五小時祭事完畢。當時燈燭輝煌，樂聲哀宛，全屋式誠式敬。喪事儀節給我的印象最深，後來我的外祖母過世，表兄弟囑我主持祭禮，我就如法泡製，也還可觀。

王家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嫁給東鄉一個富戶姓朱；二女兒學護士，是我母親的乾女兒，她們處得極好；不知道她的母親為什麼看上了我要我做她三女婿。我自然受寵若驚，但也莫名其妙，一切聽母親做主。王家後來就成了我的岳家。

我在岳家讀書時不過七八歲，混蒙未開，而且他家庭院深邃，根本就沒有見到過他的女人。祇欣賞他家天井裏的盆栽，有時杜鵑盛開，有時珠蘭馥郁，春夏之交的蘭花更沁我肺腑，它香得如此文靜。中國人真知道如何享樂。

後來王家孩子大了，辭了塾師，我就轉到鎮中大街西頭一家姓俞的私塾，有一個師兄叫俞汝福。生得細眉小眼，五短身材，我們叫他「俞凍子」（小孩子冬天最喜歡吃的凍着的魚油就叫魚凍子）。他同我最好，比我大些，時時指點我。那時我開始讀論語了。

玉皇閣看西府海棠

這一個變更給我一個擴展活動範圍的機會。

這私塾離開了中洲街，靠近了壩頭，就可以常常走過三閘橋，在橋上可以看見下流河兩岸的風景。

放學都在日頭未落時節我就繞道壩頭去看，看北來的水忽折向東流，波濤衝擊忽成澎湃，而沖擊之聲不絕於耳。東流水，流速度多滾滾而去。怪到孔子說「逝者如斯夫」呢。過壩頭向北走到三閘橋而沿外江的河岸走，前面不遠處有一個大梵宮，是一個道觀，裏外都有廣場，向南有一個五開間之大殿，都粉成黃色，供的神仙，不知何名。後門走一段路有座小土山，拾了二三十級就上了台，台上有閣曰玉皇閣。閣門前有一平地甚寬敞，江南諸山隱約可見。西望七閘大橋之水勢滔滔南行，洋洋大觀。門內院落，有臘梅一株，鐵梗海棠（又名垂絲海棠或西府海棠）一株。後來遇雪時必踏雪來探此惟一梅花。雨水時節來看海棠，這海棠疎疎落落地在枝頭上，綠葉伴着淡紅，對人堆着滿臉的笑迎人，不卑不亢，嫵媚已極。描寫這花最輕新的的是紅樓夢的四句：「那一边乃是一棵西府海棠其勢若拿絲垂翠綫，葩牡丹殊一好美！我離開仙女鎮後沒有看過這清逸而濃艷的花。到了美國，看有不少的海棠樹，在未開放時有些像它。但既放後，那一片密密層層的花，粗笨醜陋，真竊得不得了，不如我仙女鎮玉皇閣之垂絲海棠之柔媚動人也，美國人名此花曰Crab-apple 更失去一切迷人的詩意，竊不可耐Vulgar。」

玉皇閣小院後有一大天井，中間長一棵銀杏樹，夏秋到此銀杏落滿地，銀杏是一種青色果，剥去青色皮肉，中間的就是白果。秋多用炭火爆之，香糯可口。五開間大樓，樓下供呂祖諸神，樓上為道士宿舍，甚清靜，市中縉紳有時為避囂嘗來此與道兄問道，或扶乩求神仙指示迷津。前院一角有廚房可供茶水麵食。記得多年後登泰山絕頂之碧霞宮，一進門看四面佈置若曾在某處見過者，後來想起是與仙女鎮的玉皇閣同一建築格

式。門口右偏有木建廁所一座，全由板建小屋，屋內有小櫃，櫃底有洞，洞下十餘丈處有糞池。大門外有對聯曰：板窄尿流急，坑深糞落遲。偶爾便急，坐上去一試，方知對聯之工切。

玉皇閣沿外江河岸走達三閘橋，橋下夏秋間水勢洶湧，冬天則水落見底。河底近橋處完全用青石鋪平，橋兩頭的岸邊也是石砌堅牆；橋下兩個大石墩成六角形，兩邊側面平行，兩頭尖三角形；平行面約卅尺，三角尖相距約六十呎，非常雄偉。橋兩頭都有商店；東面多是小飯店，鄉下人挑担素菜上街賣，賣完後就到此小吃。橋面上有些小攤位賣蘿蔔荸薺或糖果。又有些挑抬工、獨輪車伕、洋車伕在此等候生意，熱鬧得很。

中洲街上商店櫛比

橋頭是中洲街，頭一家就是賣水的爐子（老虎灶），一間高架在水上的房子，地板上有個洞，用水桶汲水，水貯大缸中用明礬定清，然後入爐燒開出賣。一家數口都住在這裏面，賣水的一文一文收入足以維持生活。第二家是燒餅店，這家每天做草爐芝麻燒餅出賣，一文錢一個，我有時下學就買一個回家同母親合吃，這是我們的下午茶點。他家賣的東西甚多，有油炸榨，有糍粑油餃。糍粑先將糯米飯攤平在一塊平面木板上，約半寸厚，切成二吋寬三吋長的長方條，然後放在油鍋裏一炸，即成糍粑，香脆爽口。油餃是糯米粉做的餃子，裏面有芝麻糖豆沙糖的餡子，頂好的是用新鮮的安豆苗做的餡子。做好了在油鍋裏一炸即成油餃子，都是一文錢一個。我們常買了當早飯或下午待客。他家又賣蒸貨如包子餃子之類。我小時最欣賞的是他家的伙饅。在家裏拿個大碗放好了豬油醬油（店裏也有，沒有家裏的好）就拿到燒餅店去買。他家把麵糰好，放入大碗，上面加一把蒜葉。趕快用提籃送回家與母親分開兩碗吃。吃完了麵裏還有許多湯，就放一

把炒米在裏面再吃，這樣連湯帶水都吃完，是一頓極豐富的午餐。但價錢太貴，要十文一碗，我們祇能偶爾打牙祭，不能常吃。後來離開家鄉自己會做，總做不出那樣的鮮美。

我小時對這家燒餅店很有興趣。過陰曆年時，母親做好幾碗餛飩子，有白蘿蔔絲子的，有鹽菜碎子的，都和肉屑子及猪肉湯。我就拿了餛飩子到燒餅店做包子。他們先將碗餛飩用秤秤好幾斤幾兩。做好蒸好後再稱一下，多出的份量就是麵的份量，照每斤幾文算。回家後藏在罐子裏，要吃幾個就拿幾個出來蒸了吃。

燒餅店過去是一家豆腐店。他們一家老早就起身將隔夜泡好的黃豆磨成漿，磨時或用人工或用鹽子。將漿傾入布袋中濾，濾出的汁下鍋煮成豆腐漿，剩餘的濾腳就是豆腐渣，賣給鄉下人餵豬。豆腐漿燒熱後，面上漸漸成皮，用小木桿或竹片挑起即成豆腐皮。做好若干豆腐皮後，即將豆漿約入大桶中加油汁或石膏水即凝成豆腐。如將豆腐腦傾入有布墊子方木型中即漸成豆腐。我母親喜歡吃豆漿，由我或老媽子一早到他家買一碗來，加入麻油和糖，她飲得有滋有味。我喜歡吃豆腐腦、蝦仁豆腐、青菜燒豆腐。我們家常吃葷，但常常吃豆腐，這三家都是以勞力生產，披星戴月地苦幹不休方能維持生活。

豆腐店對過是一家烟紙店，賣旱烟水烟。做烟絲是一種手藝，這家烟店祇能做旱烟不會做水烟，水烟叫皮絲煙，是由福建運來。單以做旱烟言，就費事得很，先將乾煙葉疊成一堆，壓緊，送入一種壓桿器，用人工槓桿法壓成一長塊。然後用極鋒利的鉋刀，鉋出煙絲來。我看那鉋工赤背露膀用力推鉋，比木工之鉋木工困難得多。

再向西走有一家炒貨店，賣炒瓜子花生。再有一家茶食店，最銷行是江饅子（鎮江人叫京江饅兒，上海人叫老虎腳爪）。這是人人愛吃的乾糧，吃到嘴裏又鬆又軟，分鹽糖兩種。糖的更軟

，更適合沒牙的老人，鹽的裏面加了一些花椒，吃起來更是香噴噴的。冷天裏用開水泡了吃，一個就泡漲了一碗，加些鹽花，就是一頓早茶或下午茶點。那時候也是一文錢一個。

再朝西走，有一家布店，一家小飯店，還有一家旅舍。再過去不多遠就到七開橋頭，橋頭上有一家賣山芋的，有紅燒的，有炭烤的，也是有名的小吃。山芋既甜又嫩，買甚好。到了橋頭，橋長好幾十丈，比三開橋長一倍還多，兩邊柵欄整直，我第一次走上上去有些害怕，似乎有些搖搖的，重車子走過，更搖得利害。那大股的水由西方及北方奔來，過橋後經橋下面如林的木樁抗爭着，水波翻騰如蛟龍在鬥法，心裏覺得震動的，沒有走到橋中心就回頭了。橋頭有高聳雲霄的牌樓，上面題有「江淮鎖鑰」四個大字。

這些時在書房裏每天讀論語，早起背生書再背熟書，然後教生書，所謂教者就教認字而已，並不解釋何意。晌午就寫字，寫完字回家吃飯。飯後在書房裏唸生書，唸熟了能背就行。俞凍子比我大，他已在學對對子，學打算盤。他有時講什麼諸葛卅六計，又講什麼武松打虎吳用詭計，我莫名其妙，祇聽得好頑。有時候我們一同出去散步，我也曾帶他回家看過母親。他很有禮貌，母親很喜歡他。有一次深秋的時候，我們走到七開橋上頭頑，他告訴我過橋向西就是揚州，揚州府的衙門，我們的江都縣衙門都在揚州，我們就過橋看看去揚州的路，一條平整坦蕩的大路，車與人走過時塵土飛揚。我們回來看看七開橋下的水，那水已落到了底。河西岸停了一兩隻小魚船在衰楊樹下；河東岸停滿了木排，延長足有一二里路。他說現在三開橋的河已見底不能運木，木頭都運到此河岸，再由人工運了過橋放在內河裏。

過年以後又要換私塾了，我們家裏沒有人主持，母親不識字，更不曉得外面書房的情形，全聽人家說。有人說仙女鎮的文化在東頭不在西頭

，唸書的人不住在西頭。頂好在東頭找一個書館罷，母親不能做主，祇說明年父親回來，讓他替你設法。如此仍在爺家就讀一年，更同俞凍子交遊甚密，有時在三開橋上開看各式各樣人的活動。橋上也有做熟食的攤子。我們偶爾吃吃，我最喜歡吃炸蝦餅及蔬餅。蝦餅是用糯米麵用蔥花加水而成稀糊，將稀糊勾入一個長柄平底洋鐵圓盤中，上面放一隻小蝦，將長柄盤浸入油鍋中一炸即成；鮮酥可口。蔬餅先用酸酵麵做成小圓球，球內放一點糖在芝麻盤內一滾，然後放入油鍋內炸。看它在鍋漸漸漲漸大，等到芝麻變黃就好了。吃時香脆甜糯。這些小食離開揚州後很少吃到。

父親回來了！他，在我看來，非常高大，穿的是長袍馬褂，精神充滿，說話聲音洪亮，咳嗽起來多吐痰，痰吐入痰盂內。他白天不大在家，晚間回來都有些醉意。很少在家吃飯，在家吃時，中午有獅子頭、煨雞、青菜豆腐，或有時鮮菜如青椒炒毛豆、清燉鱔魚之類，都是母親親自下廚，親自上街選買，忙得很。晚上在家吃飯就叫我在三開橋頭買兩個銅板（即廿文）的紅燒牛肉。牛肉老板挑好的切成薄片，用荷葉包好回家；並順便在隔鄰一家大醬坊買四兩高粱酒。吃酒時，父親的話就多了，我祇記得他叫我學吃酒，我吃了一口麻舌頭，不願吃。他說男孩子要能喝酒纔能應酬交朋友。他如不出門就在家裏畫山水，我在旁邊看着。畫不完擱着又出去了。母親說，他出去替人看病去了。他懂得中醫。有時有人來請他起課，他用三個錢酒在桌上看，用筆在紙上畫，然後同人家談。有一天回來，他說他已代我找到一個學塾在萬壽司東邊禹王宮對面。過年後入學。不久他又走了，我與母親的生活又恢復原狀。母親告訴我說，他在蘇州開綢緞店並掛牌行醫；又說在蘇州還有一房家眷，女家姓石云云。

楊柳岸曉風殘月

一九〇七年我就到新書館讀書，新先生似乎姓江，年紀不老。學生不到十個。那時我論語讀完，開始讀孟子。孟子比論語難讀得多，句子長，段落長，整篇也長。先生教的生書多，管得嚴。一上來似乎有點招架不住。後來就順利了。我在那裏兩年，讀完孟子，學庸，又加讀了些詩經、禮記。在這兩年中，我又擴展了我的活動範圍。同時鎮上設了個小學，招收學生不要學費。書館離我家甚遠，每早跑過去，中午跑回來又跑去，下午再跑回來。一天四趟，很有勁。來去有四條路可通，早晨大街上忙亂走不通。我沿三開河向南到板橋，沿途楊柳稀疏夾在兩岸，有時昨夜的殘月還掛在天上，此時輕風拂柳，人頗舒適，有時站在柳樹下望着板橋流水在發楞。過板橋向東走，經過了兩個大紙行，他們將外路的紙買來圍集在行內，然後分售於裏下河各縣各鎮如泰縣、如皋、東台、鹽城等，生意做得甚大。再過去就是新街。新街上店舖沒有正街上大，然應有盡有，如燒餅豆腐炒貨等，尤以棺材店為多。再向東走就是電報局、萬壽司衙門和禹王宮。有一天中午由萬壽司大門口走過，看見一個人頭掛在旗桿上，嚇得我直奔，吃飯回頭就走另一條路。

禹王宮敬的自然治水的禹，鑒於仙女鎮位於諸川之間，自然要供奉大禹求其控水。禹王宮對門有一個茶館叫翠春園，裏面賣細茶細點。我們江先生的私塾就設在翠春園巷口兩進房子裏。放學回家向來沿大街走。大街同新街平行，中間有許多火巷直通。火巷兩邊都是大戶人家的風火牆（高而防火之意）。有一個就是凌家巷，巷之兩端設有柵欄門，夜晚閉門不許通行。由禹王宮右側一個大巷子出街，有個過街樓，樓下開了一間藥舖，那就是我未來岳家王家替一個做中醫的女婿開的，女婿一家住在裏面。旁邊許多市房都是另一個王家的產業。王家的蔡相先生寫得一

手好字，身材高大，面貌堂堂；家裏開了錢莊及典當，鄉間有田收租，生活非常優裕，他住宅前面大街有一所房子就租做郵政局，在大街中心。由此向西走就看見許多肉案子魚攤子茶館店吃食店，都在打掃洗刷。再向西走叫菜市口，所有鄉下來的新鮮菜蔬皆在此地攤賣，據說以前殺人也在此地！如果天氣好，高興，我就由郵政局旁邊一條王家巷走向內河邊，有許多賣大竹竿的。竹竿除了住戶人家買了晒衣服外，船家買了做撐船的篙子，還有一個用場，在仙女鎮為特用。抬木頭用的繩子，編木排用的繫子，都是竹子劈成篾子編的。編的工廠都設在七開河東岸的人家，所以竹行也是一筆大生意。

打梭踢毬周身運動

這時候我學會了打梭、踢毬子。冬天放假沒處去，就在大門外同隔鄰的孩子們頑。他們都不唸書，都在幫忙家長做事賣東西。梭是吋多粗的木枝做的，三吋至五吋長，用小刀將兩端削尖即成。頑時用一個吋多粗尺多長的樹棍打。先在泥地上畫一個大圓圈。將梭放在圈邊指向圈心。擺好後用長棍，輕打梭尖，梭被打而跳在空中，此時用棍急打梭身，而遠去。對方跑去將梭扔回圓圈中，如不在圈中則此方可將梭扔起再用木棍打出，對方再扔回圓圈。如已入圓圈，此方須用棍甩出手而將梭衝出圓圈。如衝不出去則輸而對方得梭。踢毬子的技術不易精通。尋常以右腳內踢外踢腳尖踢，左腳內踢外踢腳尖踢。練習好的毬子簡直就像膠着在腳上一樣。比賽時這不算什麼，要會得「小五樣」、「大五樣」，小五樣就是偷、跳、獨、環、叉。大五樣是簸、躡、肆、鷄、蹴。偷——兩足立定，以右腳迴入左腿後用腳邊踢毬。左腳向右踢者同。跳——將毬子用手掌托入空中，全身跳起，以右腳套入左腿後面在空中踢毬，也要左右換踢。

獨——與跳差不多，但下地時要右腳單獨先落地；左腳踢者左腳單獨先落地。

環——與跳獨差不多，但右腳踢時左腿須環起；左腳踢時右腿環起。

叉——此着須將毬子投入空，左腿跨過毬子後，再以右腳面踢之，也須左右換踢。

這五種練成左右熟習，實在不易，然而嫻熟者連踢數百次而不已。

簸——兩腳並立，以毬子落空中，全人蹦起而以腳上面踢之。不能分左右，祇有一個動作。

躡——兩腳並力，以毬子落空中，全人蹦地而以腳外面踢之，可分左右。

肆鷄——毬子由空中落下，左腳跨過，以右腳尖踢之。可分左右。

蹴——毬子由空中落下，右腳伸入左腳左邊以腳尖踢之，可分左右。

這五種通實力，不能繼續打幾十個。

我同我的鄰居們打梭或踢毬子，百試百輸。那是沒有辦法的，他們是有閒階級，一天所事有

限，閑下來就練習比賽。久而嫻熟也。不過每次與他們頑過即渾身是汗，弄得面紅耳赤，晚上頭落枕即睡着，亦大樂事也。

另有一事我們比賽不了，那就是秋天同他們鬥蟋蟀。第一、要捉好蟋蟀，必須黑夜在有草的牆根下搯牆縫把蟋蟀引出來，然後用紗罩撲住，

第二、要用「鬥輸法 Elimination」挑出一個強中手，然後與敵人的蟋蟀比賽。我既無此功夫，

又無此膽量，祇有下午捉幾個蟋蟀自己玩玩而已。有一種比蟋蟀十分之一大而形狀相似叫「金鈴子」，在街上買來裝在紙糊的或牛角做的一吋見

方玻璃面小盒子裏。牠們會奏出輕韻的和鳴來，柔細悠揚，聲低而調高，引人入睡。

一九〇八年七月我十歲了。過生日那天，家裏有許多客人，三五伯母，二孀的堂姊妹；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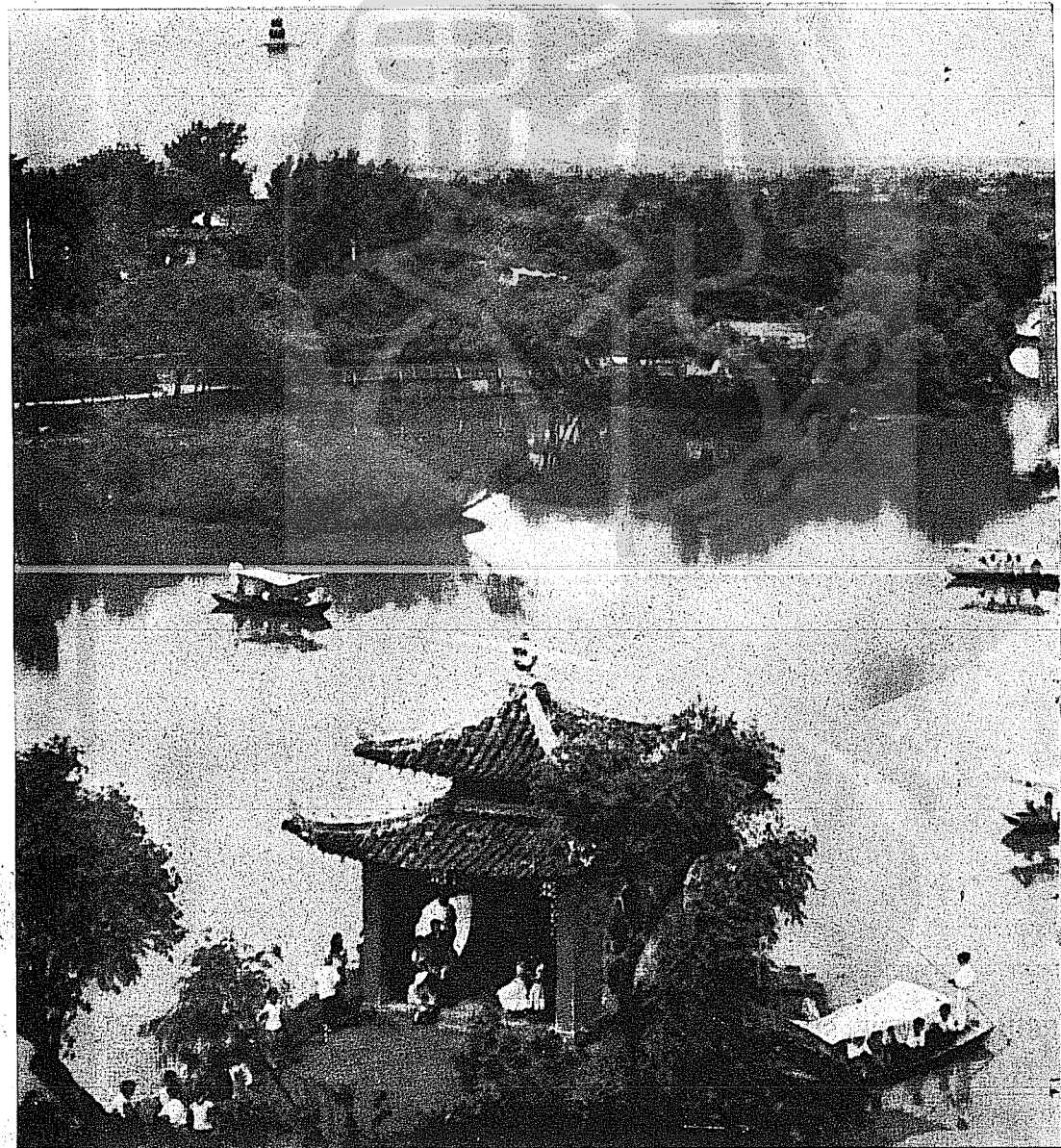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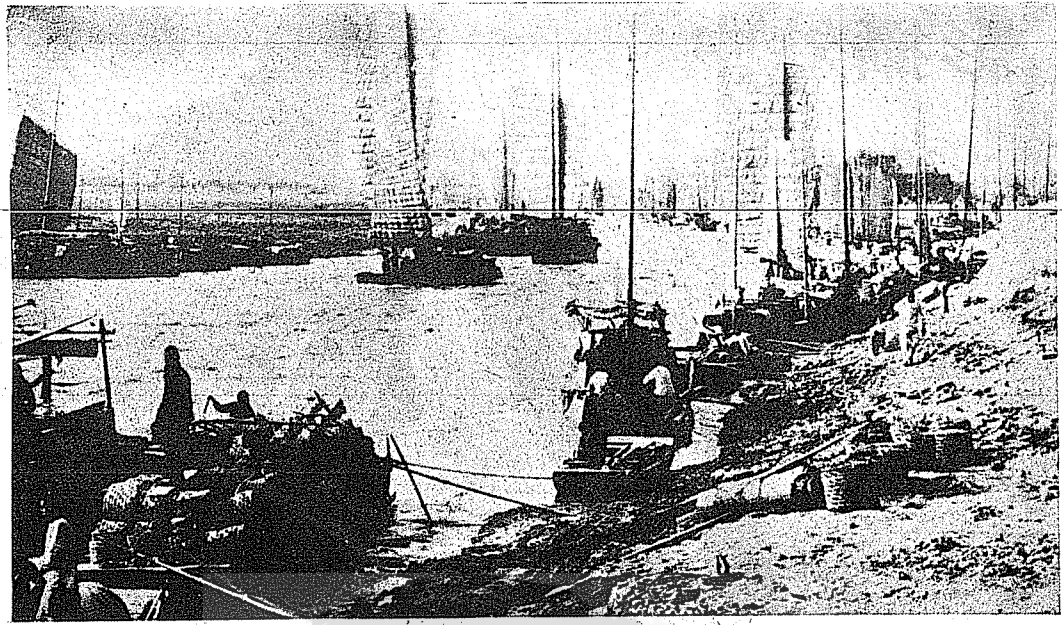
娘家來的人更多，舅舅、姨母，以及姨表姊、姑表姊、舅表姊，還有後鄰王家的乾姊妹，吃麵講

話，弄得我莫名其妙。這年冬天光緒帝去世，第二天西太后去世，我們要帶雙重國孝。

王道等著 中外珍聞 第二冊 隆重出版 定價陸拾元

「中外珍聞」內容包羅萬象，文字精采百出，每篇各成單元，全書富有歷史價值，百讀不厭，第二冊要目：王道：九九日軍投降記。蔣君章：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郭岐：南京大屠殺。趙宗鼎：憶戰時陪都重慶。褚問鵠：羅卓英揚威域外。費雲文：戴雨農與鄭介民。喬家才：張敬堯故都伏法等傑作十餘萬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運河在揚州境內舳舻相望檣帆如林。



瘦西湖為揚州風景區有隋煬帝「迷樓」遺跡。



。道河之份部州揚經流河運



。橋亭五之立而湖西瘦傍